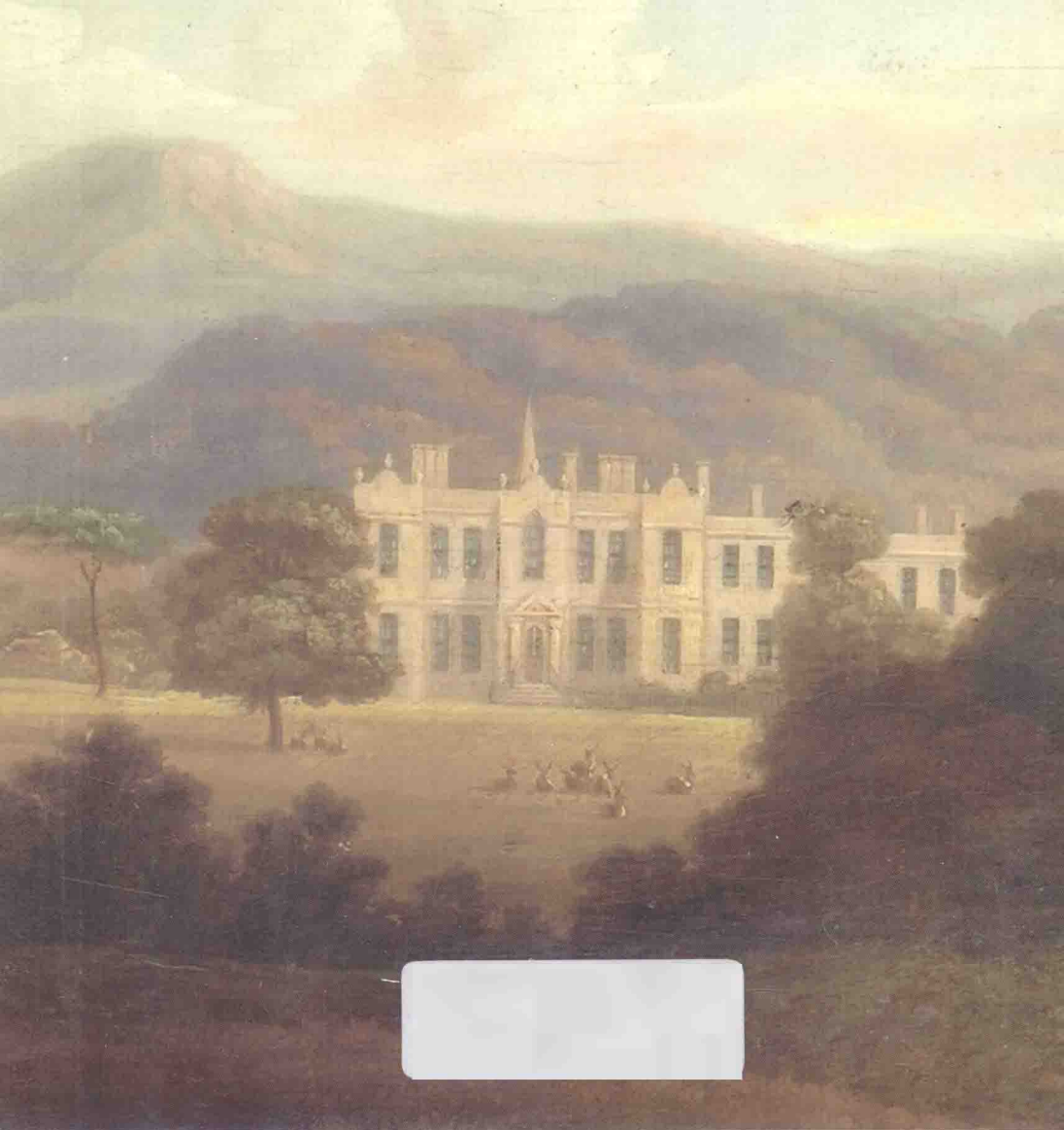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JIDUSHAN BOJUE

基督山伯爵

(上)

(法) 大仲马 著 王少华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JIDUSHAN BOJUE

基督山伯爵

(上)

(法)大仲马 著 王少华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安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伯爵. 上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王少华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58-4
I. ①基… II. ①大…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0210号

基督山伯爵. 上

(法) 大仲马 著 王少华 译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33.75

字 数: 567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0058-4

定 价: 59.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部	1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
第二章 父与子	9
第三章 迦太兰村	15
第四章 阴 谋	24
第五章 订婚宴会	30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41
第七章 审 问	50
第八章 伊夫堡监狱	59
第九章 订婚之夜	68
第十章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73
第十一章 科西嘉的魔王	80

第十二章	父与子	87
第十三章	百日王朝	94
第十四章	两个囚徒	101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10
第十六章	一个意大利学者	121
第十七章	长老的房间	130
第十八章	宝 藏	146
第十九章	第三次发病	156
第二十章	坟 场	164
第二十一章	狄波伦岛	168
第二十二章	走私贩子	175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181
第二十四章	秘密洞窟	187
第二十五章	陌生人	192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197
第二十七章	往事如烟	209
第二十八章	犯人档案	220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公司	226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237

第三十一章	水手辛巴德	249
第三十二章	苏 醒	269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274
第三十四章	现 身	296
第三十五章	锤 刑	316
第三十六章	罗马的狂欢节	327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的陵墓	341
第三十八章	定期相会	355
第三十九章	来 客	361
第四十章	早 餐	378
第四十一章	介 绍	388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奥先生	398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别墅	402
第四十四章	为亲复仇	408
第四十五章	血雨腥风	425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435
第四十七章	灰斑马	445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观	456
第四十九章	海 蒂	465

第五十章 摩莱尔一家	469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丝琵	476
第五十二章 毒药学	485
第五十三章 恶棍“罗勃脱”	499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落	512
第五十五章 卡凡尔康德少校	522

上部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避风堰瞭望台上的守望员发出信号，示意埃及王号三桅船到了。它从麦那出发，经过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而来。

像通常一样，海关上即刻派出了一位领航员，绕过伊夫堡，在摩琴海峡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三桅船。

圣琪安堡的平台上立即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只船的进港，永远是件大事，尤其像埃及王号这样的巨船。因为这艘船是在佛斯船厂制造装配的，而船主又是马赛本地人。

埃及王号已顺利地越过一段海峡，并且绕过了一个小岛，继续向前行驶。船上挂着中桅帆、三角帆及前帆，驶近港口的时候，显得非常缓慢、非常沉重。这使在阳台上看热闹的人，感到了不幸的预兆，互相询问着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不过，航海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假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不测事故，也绝不是船本身出了故障，因为船开过来的情况，处处都表明操纵自如：已经准备抛锚，第一斜桅松了下来。领航员正把埃及王号引向马赛港的狭窄通道。一个青年人站在领航员旁边，做着手势，用机警的目光，注意着船的一切动态，重复着领航员的每一个指令。

岸上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一种不安情绪。站在圣琪安堡上的一个人尤为焦虑，他不等船进港，便跳上一只小艇，下令向埃及王号划去，在里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

船上的青年看见那小艇划近了，于是他离开领航员，手里握着帽子向船边走去。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颇长而强健，有一对漂

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显示出他的镇定和刚毅，好像他是一个从小就过惯了冒险生活的人物。

“啊！是你吗，邓蒂斯！”小艇上的人大声说道，“怎么一回事，你们船上的人都是一副悲哀的样子？”

“真是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年轻人答道，“尤其对我来说太不幸了：在船驶到奇维塔·韦基亚^[1]附近时，丧失了我们的勇敢的船长黎克勒。”

“那么，货物呢？”船主急忙问道。

“货物安全，摩莱尔先生，我想，在货物方面，您会满意的，不过我们失去了黎克勒船长……”

“他出了什么事？”船主问道，神情明显轻松多了，“嗯，那位值得尊敬的船长怎么样了？”

“他死了。”

“掉进海里了吗？”

“不是的，先生，他患了脑膜炎，在极其痛苦中死了。”说完，他又转身对船员喊。

“嘿！”他说道，“各就各位，准备下锚！”

所有的人员全都遵命行事。有八个到十个海员把水手分成了小组，有的跃向主帆，有的拉动帆索，有的奔向升降索，有的转动三角帆索和主帆索。

这位青年船员又察视了一下，看他的命令有没有被迅速如实地执行，然后又转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啊？”船主犹疑了一会儿以后，又重新谈起了这个问题。

“我的上帝啊，先生，完全出乎意料！黎克勒船长与那不勒斯港务长交谈了好久。开船的时候就觉得头脑里面很不好受；二十四小时后，他开始发高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举行了普通的葬礼，让他永远安息，把他的吊床缝起来，两头放了三十六磅铅，丢在吉格里岛附近的海里。我们把他的佩剑和十字勋章带来了，要给他的未亡人。船长的一生，的确是值得纪念的。”年轻人带着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打了十年仗，最后还能和常人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噢！有什么办法呢，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愈来愈宽慰了，“人总有一死，老年人总得让位给青年人啊，否则，就没有

[1] 一个意大利港口，位于罗马城以北。

升迁的机会了。既然你向我保证货物……”

“完好无损，摩莱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赚到两万五千法郎以上。”

这时，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朗德塔，便大声喊道：“注意，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命令被迅速地执行着，就像船上发生了战争一样。

“全船下帆，收帆！”在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后，所有的帆都降落下来，大船只是凭借自身的冲力在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进中了。

“现在，摩莱尔先生，您想上来就请吧。”邓蒂斯看见船主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便说道，“你的押货员邓格拉司先生从舱房里出来了，他会把每一件事情告诉你，至于我，必须去看看停泊情况，还要在船上挂丧志。”

船主二话没说，就势抓住邓蒂斯扔给他的绳索，以海员引以为傲的灵巧动作，爬上钉在海船弓形侧舷上的梯级。这时，邓蒂斯回到大副的位置上，让他刚才提到的名叫邓格拉司的人跟船主交谈。邓格拉司已经走出船舱，径直向船主走去。

新来的人有二十六岁，脸色阴沉沉的，天生一副谄上傲下、不讨人喜爱的脸孔。他在船上当押货员，这原是水手讨厌的对象，何况他一派谄上傲下的态度，更使人一看就觉得可恶。而与他相反，爱德蒙·邓蒂斯却受到众人的爱戴。

“您好，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您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是吗？”

“是啊，是啊，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可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啊！”

“而且是一位一流的海员，他在天空与海面之间成长，让他负责维护像摩莱尔父子公司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是很合适的。”邓格拉司答道。

“不过，”船主边看着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边说道，“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水手，不需要像你说的那么年迈才能了解他的业务，邓格拉司，你看我们的朋友邓蒂斯，我认为他干得也挺出色，无须向任何人请教。”

“嗯，”邓格拉司答道，他向邓蒂斯斜眼瞟了一下，闪现出仇恨的目光，“是啊，他年轻，年轻人就有些毫无顾忌。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不同任何人商量，居然发号施令，在厄尔巴岛，他多逗留了一天半的时间，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作为大副，接替船上的指挥权，是他的职责，”船主说道，“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那是他的错，除非是船需要修理。”

“船，同我一样，我想也同你一样没有毛病。摩莱尔先生；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纯属是他肆意任性的缘故，只为了靠岸寻乐，再没有别的任何事情。”

“邓蒂斯，”船主转过脸对年轻人说，“请到这里来。”

“对不起，先生，”邓蒂斯说道，“我一会儿就来。”接着，他对全体水手说，“下锚！”

锚即刻抛了下来，铁链在舷洞里咔咔地响着，虽然有领航员在场，他还是继续执行着他的任务，这些工作完毕以后，他又吩咐道：“下半旗，把旗藏好，放斜帆桁！”

“您看，”邓格拉司说，“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我敢肯定。”

“事实上他已经是了。”船主说。

“是啊，就差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认可了，摩莱尔先生。”

“嘿！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啊！”船主说，“他年轻些，这是事实，但是在我看来，他是干练的海员，有丰富的经验。”

邓格拉司的眉宇之间，浮起了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近说道，“现在船已经停好了，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邓格拉司向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在厄尔巴岛耽搁了？”

“我也不清楚，先生。我是为了完成黎克勒船长最后的一项嘱咐。他在临终前，曾交给我一包东西，是给柏脱兰大元帅^[1]的。”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不是说大元帅吗？”

“见到了。”

摩莱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把邓蒂斯拉到一边。

“陛下^[2]好吗？”他急忙问道。

“在我看来非常好。”

“那么你也见到陛下了？”

[1] 又名贝特朗，一七七三年至一八四四年在世，拥护拿破仑，随拿破仑至厄尔巴岛以及圣赫勒拿岛，于一八四〇年护送拿破仑的骨灰返回法国本土。

[2] 即拿破仑。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也进来了。”

“你和他讲过话了？”

“不，先生，是他对我讲的。”邓蒂斯微笑着说道。

“那么，他对你讲了些什么？”

“他问了问船上的情况，何时出发回马赛，到过什么地方，装运的是什么货物。我相信，假如船是空的，我又是船主的话，他可能会要把船买下来。不过我对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副，海船属于摩莱尔父子所有。‘啊！啊！’他说道，‘我熟悉这家公司。摩莱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当船主的。那年我在瓦朗斯^[1]驻防时，摩莱尔家族有一个成员和我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役呢。’”

“千真万确！”船主喜不自胜地大声说道，“他是波立卡·摩莱尔，我的叔叔，后来也当了船长。邓蒂斯，日后你对我的叔叔说，陛下还惦记着他时，你会看见他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个老兵啊。好啦，好啦，”船主亲热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接着说道，“邓蒂斯，你依照黎克勒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逗留过，做得好啊。虽说如果有人知道你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还同陛下交谈过，你很有可能会受到连累的。”

“先生，怎么会给我惹上麻烦呢？”邓蒂斯问道，“我连送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陛下所问的也不过是对陌生人普通的问题。哦，对不起。”邓蒂斯转口说道，“卫生署和海关关员来了，我能走吗？”

“当然当然，亲爱的邓蒂斯。”

年轻人离开了，当他走远之后，邓格拉司又凑上前来。

“哎哟！”他说道，“似乎他摆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2]停泊啰？”

“不错，理由非常充分，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

“哦，那还好些，”那人又说道，“看见一个同事不能尽职尽责，总是一件痛苦的事。”

“邓蒂斯尽职了，”船主回答道，“没什么可说的了，是黎克勒船长命令他耽搁的。”

“说起黎克勒船长，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谁？”

“邓蒂斯。”

“交给我？没有！怎么，他有一封信吗？”

[1] 港口名，位于西班牙东部。

[2] 港口名，位于厄尔巴岛。

“我想，除了那包东西，黎克勒船长还托付他转交一封信。”

“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邓格拉司？”

“就是邓蒂斯去费拉约港时留下的那包东西。”

“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费拉约？”

邓格拉司脸唰地红了。

“那天我正好经过船长室的门口，门是半开着的，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邓蒂斯。”

“他没有对我谈到这些事，”船长说，“但是，如果有什么信件他会给我。”

邓格拉司思索了一会儿。

“这样的话，摩莱尔先生，”他说道，“我请您千万别对邓蒂斯提起这件事，也许是我弄错了。”

此时，年轻人走了回来；邓格拉司走开了。

“啊！亲爱的邓蒂斯，您没事了？”船主问道。

“没事了，先生。”

“进港手续不复杂吧？”

“不复杂。我交给海关人员一份货物清单，又把其他证件交给了货栈派来的一个人，他是和领航员一起来的。”

“那么，在这儿你再没有别的事了吧？”

邓蒂斯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

“没什么事了，一切都已就绪。”他说道。

“你能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请原谅，摩莱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看父亲。不过，我有幸得到您的邀请，仍然非常感激。”

“不错，邓蒂斯，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

“嗯……”邓蒂斯迟疑地问道，“您知道我父亲近来怎么样了？”

“虽然我没见到他，不过我想是好的，亲爱的爱德蒙。”

“是呀，我父亲老爱把自己关在家里。”

“那起码可以证明当你不在家的时候，他并没有缺乏什么。”

邓蒂斯笑了：“我的父亲自尊心很强，先生。哪怕他一无所有，我相信他除了上帝之外，也不会向什么人乞求什么。”

“好吧！那么我们等你，你先去看你父亲。”

“再次请您原谅，摩莱尔先生，见过父亲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也非常急于去拜访。”

“啊，不错，邓蒂斯。我倒忘了，在迦太兰^[1]人那里，还有个人在等你，她的焦急不亚于你父亲，她就是美丽的美茜蒂丝吧。”

邓蒂斯的脸红了。

“啊！啊！”船主说道，“怪不得她三次来我这里打听埃及王号的消息，我不奇怪啦。哟！爱德蒙，你没什么可抱怨的，你的情妇挺漂亮！”

“她不是我的情妇，先生，”年轻的海员神色庄重地说道，“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这是一码事。”船主笑着说。

“我们不是这样的，先生。”邓蒂斯答道。

“行啦，行啦，亲爱的爱德蒙。”船主接着说道，“我不耽搁你了，你把我的事情办得非常好，我应当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办你自己的事，你需要钱用吗？”

“不，先生！我已经拿过这次航行的全部酬金了，也就是将近三个月的工钱。”

“你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家伙，爱德蒙。”

“您还得说，我有一个穷苦的父亲，摩莱尔先生。”

“对，对，我知道你是一个孝顺儿子。那么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也有一个儿子，如果他在海上待了三个月之后，谁阻留他来看我，我也会非常生气。”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年轻人躬身问道。

“嗯，假如你再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临终前，他没有托你交给我一封信吗？”

“那时他虚弱得根本提不起笔来了，先生。不过，我倒想起来了，我还得向您请半个月的事假。”

“去结婚？”

“先结婚，再去巴黎一趟。”

“好嘛，好嘛！你想请多长时间假都行，邓蒂斯。从船上卸货至少要六个礼拜，三个月之内，我们不会再出海……不过，过了这三个月，你得在这里噢。”船长拍拍年轻海员的肩膀又说道，“埃及王号出发可不能没有船长呀。”

“不能没有船长！”邓蒂斯眼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大声说道，“请

[1] 地区名，位于西班牙东北部。

记住你所说的话，因为你触到了我心里最秘密的希望。您的意思是要任命我担任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假如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会现在就任命你，亲爱的邓蒂斯，并且我会对你说：‘一言为定。’可是我还有一个合伙人，但至少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既然你已得了两张选票中的一张。我去给你争取另一张，我一定尽力而为。”

“啊！摩莱尔先生。”年轻船员热泪盈眶，紧紧抓住船主的双手大声说道，“摩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的父亲和美茜蒂丝谢谢您。”

“好啊，好啊，爱德蒙，吉人自有天相，去看你父亲和美茜蒂丝吧，然后再到我这里来。”

“要我把您带到岸上去吗？”

“不必了，谢谢。我要留在这里和邓格拉司查查账。在航行中你对他满意吗？”

“这要看指问题的哪个方面了，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位好同事吗？不是，因为我们吵了一次，之后，我曾向他建议在基督山岛上逗留十分钟以消除误会。其实我本不该向他提出来，而他也完全有理由拒绝，就算我做了一件傻事吧。自那天以后，我想他就讨厌我了。如果你的问题是指他做押货员的职责方面，我相信我对他没有二话。”

“不过，说说看，邓蒂斯，”船主问道，“如果你是埃及王号的船长，你会高高兴兴地留下邓格拉司吗？”

“无论我当船长还是当大副，摩莱尔先生，”邓蒂斯答道，“我对那些能博得船主信任的人，总是会极为尊重的。”

“好呀，好呀，邓蒂斯，我看得出来，你在所有方面都是个好孩子，我不再拖住你啦，去吧，因为我看到你再也待不住啦。”

“那么您准假了？”邓蒂斯问道。

“去吧，我已经说过了。”

“我可以用你的小艇吗？”

“用吧。”

“再见，摩莱尔先生，多谢了。”

“再见，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年轻海员跳上小艇，走到船尾坐下，吩咐水手向卡尼般丽街划去。两个划船的人在努力划船。一艘艘海船停泊在从海港入口处到奥兰码头的通道的两侧，在中间形成了一条狭窄的河道，河道里几乎塞满了数不清的舢板和皮筏子。小艇在船舶中间迅速地溜了过去。

船主微笑着目送他上了岸，一直看着他跳上码头，消失在人群里。

卡尼般丽街在当地颇享盛名，从清晨五点到傍晚九点都热闹非凡，当地人以此为荣，他们说下面这句话时神色庄重，那种口音也极有特色：“假如巴黎也有一条卡尼般丽街的话，巴黎就成为小马赛了。”

船主刚转过脸，便看见邓格拉司站在他的身后，像是等着听他差遣，但实际上也和他一样望着邓蒂斯，只是两个人的表情完全不同而已。

第二章 父与子

怀着仇恨心情的邓格拉司，正在船主的耳朵边上出坏主意，试图对他的伙伴使坏。让我们暂且撂下他不谈，先跟着邓蒂斯的足迹走吧。邓蒂斯走过整条卡尼般丽街，拐进诺黎史街。他进入米兰巷方向左面的一座小楼，飞快地爬上一座阴暗的楼梯。到了第五层，他一只手扶住栏杆，另一只手压住狂跳的心房，在一扇半掩着的门前停下，从门缝里一眼便可看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尽头的墙。

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屋子里。埃及王号到达马赛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这位老人的耳朵里，他站在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把牵牛花和铁线莲想在窗子上扎成棚子，就以这些事情作为自己的娱乐……他突然觉得有一只臂膀抱住了他的身子，同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在他身后喊着：“爸！”

老人转过身子，接着，他看清了是自己的儿子，一声欢呼，激动得脸色苍白，身体发抖，投进他的怀抱。

“你怎么啦，父亲？”年轻人不安地问道，“你病了吗？”

“没有，没有，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没有。可是我没料到你回来了，我太兴奋了，突然看到你，我吃了一惊，啊！我真觉得好像快要死了。”

“嘿！高兴些嘛，父亲！是我呀，这是我呀！听人常说快乐绝不伤身体，所以我悄悄地进来了。嘿！对我笑呀，可不要像这样惊慌不安地看着我。我回来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幸福的。”

“啊！再好不过啦，孩子！”老人接着说，“可是我们怎么会快活呢？难道你再也不离开我了吗？来，快把你的高兴事儿讲给我听听。”

“愿上帝宽恕我，”年轻人说，“我庆幸的是，从别人的不幸中我

得到了幸福；可是，上帝知道，我并不希望这样的幸福，事情发生了，我的确没有办法装作悲痛。好心的黎克勒船长死了，父亲，多亏摩莱尔先生的举荐，我有可能取得他的位子。你明白吗，父亲？二十岁就当船长！薪金有一百金路易^[1]，还可以分红！这不是超过了像我这样的穷水手所希望的吗？”

“是呀，我的儿子，确实如此。”老人说，“是喜事一桩。”

“那么，我得到的第一笔钱，打算用来给你买一座小房子，还要有一个花园种你的牵牛花、铁线莲以及忍冬。但是——你怎么样？爸爸，你不舒服吗？”

“不！不！这不会有什么关系的。”说着，老人筋疲力尽，仰面向后倒去。

“怎么啦！怎么啦！”年轻人说道，“喝一杯葡萄酒，父亲，你就会恢复的。你把酒放到哪儿去啦？”

“不，谢谢，别找了，我不需要。”老人说道，试图拦住他的儿子。

“要喝，需要喝的，父亲，告诉我酒在哪儿。”说完，他打开两三只柜子。

“找不到的……”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这回邓蒂斯也开始脸发白了，他看看老人凹陷而苍白的脸颊，又看看空空如也的柜子说，“没有酒了！你很缺钱用吗，父亲？”

“你来了，我什么都有了。”老人说道。

“不过。”邓蒂斯边擦拭着从额头上滚落下来的冷汗，喃喃说道，“可是，三个月前我临走时给你留下过两百法郎的。”

“不错，不错，爱德蒙，一点不错；可是你临时时忘了欠邻居卡德罗斯的一笔债。他向我提起，说如果我不能为你还债，他就要去摩莱尔先生家要他还了。这样，你明白吗？我担心会影响你……”

“于是？”

“嗯！于是我就付给他了。”

“可是，”邓蒂斯大声说道，“我欠卡德罗斯的就只有一百四十法郎啊！”

“对。”老人喃喃地说道。

“那么你在我给你留下的二百法郎中抽出来给他了？”

[1] 旧时的法国金币，上面的图案为路易十三等法国国王头像。